

我的“钓门外婆家”

□王依娜

今年是我外婆诞辰110周年，想起往事点滴，眼前便浮现她瘦小的身影、慈祥的面容，还有喃喃的声音……我们舟山人有句俗语“小来外婆家”，可以说，我的幸福童年生活中有三分之一是外婆给的。她教我唱小麻雀儿歌，她拉着我的小手一起拉风箱，她为我穿上无数次被我故意绊滑下来的小鞋……

外婆出生于1916年，卒于2007年。她在与子女谈说中驾鹤归去，没一点恐惧，没一点疼痛，安然地走完了一生。

外婆生了五个女儿、两个儿子，我妈是最小的。外公在我出生前就过世了，唯有外婆的印象，深深烙印我心。

外婆家在定海北蝉一个海边渔村钓门，外公因要晕船就在陆上干点杂活，一大家子的事主要靠外婆操持。大姨3岁时，因高烧数日不退，那时缺医少药，活泼聪慧的大姨硬硬地成了聋哑人。每当外婆带着大姨外出，有人夸大姨长得清秀时，外婆的眼泪就涌了出来。

如果说大姨的致残是外婆心里的苦，大舅的意外亡故却是外婆一生的痛，犹如剜去了她的心。

大舅是外婆的第3个孩子，生于1943年。外婆对每个孩子一样疼爱，没有重男轻女。在当时的渔村，男孩长大就可下海，所以外婆把分担家庭的重担先寄托于大舅身上。儿时的大舅体弱多病，难养得很，外婆千小心万小心养到16岁下海捕鱼后，才松了口气。在下海的两年里，大舅与同船人吃的鱼都是刚捕来的，透骨新鲜，原汁原味，他又正值青春期，个子猛长，背也宽了，臂膀也更结实。外婆再也不担心他那单薄的身子，心想着从此家里多了个劳力，自己能慢慢喘口气了。

谁知晴天一声霹雳，出事了。庚子年腊月十四（1961年1月30日），刚出海回来的大舅跟外婆打了声招呼，拿了点东西就出家门了，没想到这竟是母子最后一面。大舅和另一小伙晚上去管船，海风刺骨，他们烧煤球取暖，没经验就舱门紧闭，结果两人都一氧化碳中毒，到次日大家发现时已来不及。大舅的生命定格在18岁。

大舅走后，外婆心中的悲痛可想而知。小时去外婆家，看到外婆床边的墙上挂着一幅青年男子的画像，后来才知道那是大舅的像，大舅走后，外婆特意请人画的。这画像一直陪着外婆到老，也安慰了心痛多年的外婆。

在经历长女致残、长子意外亡故的重大打击后，外婆带着子女们咬咬牙挺过一个一个难关……等到我妈出嫁前两年，又遇到难事了。我妈因年少不知猛滋味，拉着装满石渣的小推车筑海塘，结果弄得双脚疼痛到不能下地。有邻人嘲笑我外婆，你家又要多个残疾人。外婆却坚定答道，小女只是伤了些韧带，休息段时间定能生龙活虎的。

果然到了我妈快结婚前，她终于能正常行走，后来农活也慢慢学会了，还生了一对儿女，凑了一个“好”字。

生活的磨难，多年的经历，让外婆积累了不少民间偏方。记得少时去外婆家时，总遇到有年轻妈妈抱着小孩，拿着一瓶药，让外婆往孩子喉咙深处涂抹，这应该是小儿喉咙痛、扁桃体发炎之类。也有小孩子受到惊吓后，让外婆给孩子耳后针刺下，效果明显，因此上门来找外婆的人不少。外婆总是婉拒大家的谢意，笑眯眯地说：“能帮到孩子，对我来说是件高兴的事。”

外婆对子女们一视同仁，不管家境好，还是家境一般，都力所能及地帮衬，为子女们分担解忧。多个儿女多份牵挂，这是她常挂在嘴里的话。四姨家两次盖房，外婆从打地基开始到上梁结顶，一直帮忙。轮到我家盖新房，当时年近70岁的外婆也来搭把手，照看我和弟弟，洗衣收衣、晒谷子收谷子等，一双小脚不停地走来走去。儿女们的生活都越来越好，她很高兴。

她对我们小一辈，更是关心到心尖。我们15个表兄弟姐妹的农历生日，除了大表姐，她都记得牢牢。大表姐是大姨的女儿，她出生那会儿刚好大舅出事，外婆悲痛万分，就忘了记表姐出生时间，最后只能记了个大概的日子作为大表姐的生日。

外婆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，自己能解决的，不想麻烦子女们。她89岁那年摔跤后，行动有点不便，做饭、洗衣等要子女帮忙，但吃饭、洗漱等大部分事项都能自理。而且她头脑清醒，没一点点老年痴呆的迹象，整个人也干干净净。可以说，外婆的晚年生活是幸福的，是有质量的，作为她的子女也是幸福的。

外婆要走的那周，开始有点胃口差，饭量比平时少，最后三天就喝些粥、汤之类。这时舅舅、舅妈思想上已有所准备。外婆走的那天，舅妈与四姨正好刚把外婆扶起来，让她靠在床背上说说话，问她难受不难受之类。外婆头脑清醒，摆摆手说不用。又说了几句话后，四姨发现她好像睡着了，凑近一看、一摸，才发现外婆已没了气息。外婆走得如此安详，同村的老年人都感叹，这是她多年积德行善的福报。外婆，您为后人留下了一生的财富，我们要继承您的优良品格，勤劳、善良、坚强，不忘做人初心。

外婆出殡那天，天气特别好，众小辈们都来了，队伍长长的，最小辈是大姨4岁的曾孙女，外婆对她而言就是高外祖母。外婆的血脉传到了第五代，人生在世，能有几人能五代见面？

近几年，众表兄弟姐妹有空总要聚一聚，聊得最多的还是对外婆的回忆，并建了微信群，群名就为“钓门外婆家”。

外婆，我们永远怀念您！

追念父母

□辛舟

始终想写一篇纪念父母的文章，感觉话题沉重，限于能力，难以落笔。清明将至，夜深人静，思绪如潮水般涌来，心中满是对父母无尽的思念，终于鼓起勇气，写就此文。

父母早在二十余年前，因患疾病相继离世。自从父母离我而去之后，心中的痛一直萦绕心间，永远无法得到慰藉。人生只有经历，才懂得刻骨铭心，多么留恋父母健在的日子，有一个温馨的大家庭，这是极其幸福的回忆。

父亲性格内向，一生勤俭。静以修身、俭以养德的品格，延续影响着后代。他1930年出生，生肖属马，大我母亲3岁，作为家中的长子，早年就跟随我的爷爷到上海谋生，在京都食品店当学徒，饱受人世间的苦难，从小就养成俭朴的生活习性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，光荣入党，先前在常熟区、徐汇区团委工作，后来下派到企业，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，发光发热，受人尊敬。

我清晰地记得，1990年父亲在上海普发绘图仪器总厂退休时，单位特意调配车辆，七八个人敲锣打鼓，将他从上海欢送到家乡。而当他不幸病逝时，厂里依然派人前来告别，一个普通员工，能够得到如此重视，那是相当暖心。

父亲的节俭，在亲戚中无人不晓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习惯成自然，日常生活，省吃俭用，一日三餐，家里很少有剩菜倒掉，他是光盘的模范；出门从不打车，除了乘公交车之外，他大多数会选择步行来回；牙膏挤不出，剪开之后他会再用上几天……

读报纸、听广播、看电视伴随着父亲的退休生活，过期的报纸不舍得丢弃，变废为宝，剪报便成了一大爱好，要么粘贴成册留存，要么邮寄给外地的亲朋好友。享年94岁的浙江省海港集团、宁波舟山港集团离休干部肖群，曾经是他在舟山中学读书时的同桌，2004年从宁波来舟山，执意要我陪同他去定海的清陵祭扫，还念念不忘说起我父亲，不断邮寄剪报，让他能够了解家乡发展变化，以解乡愁。

母亲性格外向，一生勤快。正直善良、吃苦耐劳的品行，成为我学习的榜样。家里二兄弟五姐妹中，她排行最小。舟山解放后不久，她从奉化师范毕业，被分配到定海的悬水小岛盘峙，走上讲台，成为一名光荣的人

民教师，后来调到荷花、洋吞等地的乡村小学任教，还担任过校长，直到1988年在定海职业中学（现划归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）退休。这一年，我正好结婚，有了自己的小家庭。当我翻看遗留的相册，发现她在奉化师范读书时，还是学校的一名女篮队员，英姿飒爽，穿着8号队服；而在五四届春班同学会合影中，见到舟山已故著名作家阎受鹏老师等前辈。

母亲爱岗敬业，全身心投入教育工作，舍小家顾大家，当年为了不影响教书，我出生断奶后，就被送到上海，在我的姨娘家里寄养，一晃就是五年。她入党多年，毕生奉献海岛教育事业，教了一辈子书，桃李满天下。1984年，她还被推选为定海县的政协委员，认真履职，积极撰写提案，为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，献计献策，赢得好评。

在生活中，母亲是家中的主心骨。总会让我想起，过往她忙里忙外的身影，买菜、洗衣、搞卫生等家务事由她干，烹饪、缝纫、织毛线……她样样行。现在，我时常会惦记，母亲制作的浆板、蛋饺、风鳗、冬瓜糊、糖桂花、猪油汤团味道，还有素什锦、咸齑黄鱼、蟹子蒲羹、烙笋烤肉等拿手好菜，余味悠长。慈母手中线，她生前为我亲手织成的许多毛线衫裤，始终珍藏着，每当整理衣橱，见到这些物品，一股暖流便会涌上心头，这是母爱的表达，一份情感的传递。

父母一生，异地工作，聚少离多，他们性格互补，相互关照，爱好不同，和睦相伴，退休后终于有十多年时间，能够相处在一起，虽然同入古稀，但是未达耄耋，还没有享受足够的美好生活，就匆匆地告别人间，深感痛心和惋惜。

岁月会冲淡许多记忆，但对父母的思念历久弥新。他们生前的关爱，无论时光如何流逝，都不曾消失。

